

DOI:10.14015/j.cnki.1004-8049.2023.7.001

阮建平、李齐：“回归还是调整：近年来美国战略界关于‘势力范围’的讨论”，《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7期，第1-16页。

RUAN Jianping, LI Qi, “Return or Adjustment: Debates on the Sphere of Influence in the U.S. Strategic Community”, *Pacific Journal*, Vol.31, No. 7, pp.1-16.

回归还是调整：近年来美国战略界关于 “势力范围”的讨论

阮建平¹ 李齐²

(1.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2.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武汉市行政学院),湖北 武汉 430023)

摘要：作为对冷战后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的反思，“势力范围”近年来再次成为美国战略界讨论的一个议题。现实派主张正视力量对比变化的现实，强调谨慎外交，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和负担，利用盟伴制衡对手。自由派坚持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拒绝妥协。归根到底，双方的分歧更多是在如何维护美国主导地位的方式上。作为美国外交调整的风向标，这场讨论展现了美国外交重心向现实主义回调的逻辑和对华政策的趋向。对中国而言，要坚持以平等合作超越美国的话语陷阱，以开放共赢打破其联盟封堵，以主动作为推进全球治理改革。

关键词：“势力范围”；大国竞争；现实派；自由派；美国战略界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23)07-0001-16

近年来，美国战略界就外交政策是否应回归“势力范围”(Sphere of Influence)范式展开了激烈讨论，2022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推升了对该议题的讨论。^①实际上，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美国战略界对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进行了越来越多的辩论。其中，一个重要

议题就是美国外交是否应该回归势力范围范式。这场讨论对观察美国外交政策的未来走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尚未引起国内学界的充分关注。^②本文以这场讨论为对象，通过对其缘起、议题与价值的分析透视美国外交政策的未来趋势。

收稿日期：2023-03-10；修订日期：2023-05-1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与中国的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19AGJ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阮建平(1974—)，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美国对外战略、中国外交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等；李齐(1985—)，男，湖北赤壁人，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武汉市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美国对外战略、国际政治经济学等。

* 作者感谢《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① Emma M. Ashford, “Ukraine and the Return of the Multipolar World”,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 4, 2022,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ukraine-and-return-multipolar-world-203276>.

② 截至2022年12月，除了2020年5月16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糜显在“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平台上介绍过《外交事务》2020年第二期关于“势力范围”的讨论外，国内学者对美国这场讨论的关注还不多。

一、近年来美国战略界关于“势力范围”的讨论及其背景

对于“势力范围”的含义,学界大多是从经验的角度去理解,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拥有控制性影响并能排除其他力量影响的特定区域,其核心特征是“控制力”和“排他性”。^①这种影响既可能来自军事政治力量的投送,也可能来自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但“影响”并不等于“主导”,更不等于“控制”。只有当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影响达到具有控制力和排他性的程度时才能称为“势力范围”。^②基于“势力范围”的外交范式不仅包括对势力范围的认知,还包括如何处理不同国家势力范围之间关系的一系列方式。

冷战结束后,“势力范围”等传统现实主义概念逐渐淡出美国外交语境,自由国际主义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从克林顿、小布什到奥巴马,美国历届政府无不以此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使命。^③从实际效果来看,冷战后全球自由贸易的扩展确实大大促进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和国际影响的扩大。但与此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后果:一是自由贸易导致了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和政治极化,由此激起的经济民族主义和政治民粹主义加剧了内部分裂,引发了“逆全球化”思潮;另一方面,自由国际主义的推行并没有实现全球的“美国化”,尤其是没有使中俄等大国在融入国际体系的同时走上其所期待的轨道。相反,还引发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中东乱局,以及可能导致更大风险的俄乌冲突等。自由主义对外干涉抛弃了现实主义审时度势、慎用武力的传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破坏和反噬,引发了美国战略界对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的反思。^④正如斯图尔特·戈特利布(Stuart Gottlieb)所总结的:“西方精英几乎普遍确信,自由主义价值观、自由主义政治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组织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唯一合法途径。这种狂妄自大以及随之而来的过度扩张,助长了

严重的对抗运动的出现。”^⑤

客观上讲,美国战略界对势力范围的这次讨论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而是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起就已开始^⑥,并呈现出一个从零星出现到逐渐汇集的总体趋势,讨论热度不断上升。其中的几次大讨论分别是:2015年,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与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研究员杰里米·夏皮罗(Jeremy Shapiro)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混乱中的

^① Van Jackson, “Understanding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5, No.3, 2019, pp.1-19.

^② Paul Saunders, “US Embrace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lso Means Contending with Spheres of Influence”, *Russia Matters*, February 13, 2020, <https://www.russiamatters.org/analysis/us-embrace-great-power-competition-also-means-contending-spheres-influence>.

^③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李泽译:《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2012年5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中还宣称,在21世纪,均势的概念已经过时,参见:“Remarks at th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U.S. Press Conferenc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4, 2012,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2/05/189315.htm>.

^④ Graham Allison, “The Myth of the Liberal Order: From Historical Accident to Conventional Wisdom”, *Foreign Affairs*, Vol.97, No.4, 2018, pp.124-133; Patrick Porter, “A World Imagined: Nostalgia and Liberal Order”, *CATO Institute*, June 5, 2018, <https://www.cato.org/policy-analysis/world-imagined-nostalgia-liberal-order>; Paul Staniland, “Misreading the ‘Liberal Order’: Why We Need New Thinking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awfare*, July 29, 2018, <https://www.lawfareblog.com/misreading-liberal-order-why-we-need-new-thinking-american-foreign-policy>.

^⑤ Stuart Gottlieb, “Will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Survive an Era of Upheaval?” *The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29, 2022,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ill-liberal-world-order-survive-era-upheaval-205519>.

^⑥ 美国战略界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起就重新开始关注势力范围范式的运用,其中凯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国家利益》杂志编辑盖德·盖伦·卡朋特(Ted Galen Carpenter)的观点较为典型。参见: Ted Galen Carpenter, “Resets and Spheres of Influence”, *The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19, 2010,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skeptics/resets-spheres-influence-4266>; Ted Galen Carpenter, “Accepting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CATO Institute*, May 7, 2014, <https://www.cato.org/commentary/accepting-spheres-influence-21st-century>; Ted Galen Carpenter, “Being Realistic about Spheres of Influence”, *CATO Institute*, May 22, 2014, <https://www.cato.org/blog/being-realistic-about-spheres-influence>; Ted Galen Carpenter, “Striking a Deal with Russia on Spheres of Influence”,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y 12, 2019,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striking-deal-russia-spheres-influence-56787>.

秩序”专栏的辩论。^① 2020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教授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在《外交事务》上的辩论。^② 2020年,国家利益中心高级研究员保罗·桑德斯(Paul Saunders)和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研究员、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史蒂文·皮弗(Steven Pifer)在哈佛大学贝尔弗中心就“‘势力范围’是要面对的现实还是要拒绝的返祖现象?”进行了辩论。^③ 2020年4月8日,国家利益中心、大西洋理事会和哈佛大学共同举办网络讨论会,格雷厄姆·艾利森、保罗·桑德斯、史蒂文·皮弗和大西洋理事会欧亚中心高级主任、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约翰·赫布斯特(John Herbst)四位学者就“势力范围:过时的遗迹还是新的现实?”展开辩论。^④ 2021年12月17日,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线上视频辩论,格雷厄姆·艾利森与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前助理国务卿大卫·史迪威(David Stilwell)准将就“中国是否在印太地区建立势力范围?”进行了辩论。^⑤

围绕美国外交政策是否应该回归势力范围范式的讨论受到美国战略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除了布鲁金斯学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家利益中心、凯托研究所、外交学会和大西洋理事会等顶级智库外,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著名大学也参与讨论,《外交事务》《国家利益》《外交政策》《大西洋月刊》等美国顶级国际关系刊物都刊登或转载了相关讨论。参与讨论人员的职业背景较为丰富,有智库学者和大学教授,也有美国前驻外大使、前助理国务卿等政府官员,还包括美军退役将领等,这种多样的职业背景显示出当前美国战略界对该议题的广泛关注。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对美国构成对称性挑战,这就为其追求自由主义全球霸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然而,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期以“两场战争”和“一场危

机”为代表的挑战使美国霸权再次受到质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和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强力反击,加剧了美国对自身霸权受到挑战的担忧。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时隔70年后再次宣布大国战略竞争时代的回归,指责中俄开始在地区和全球发挥影响。^⑥ 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责中国“有雄心要在印太地区创造一个增强的‘势力范围’,进而成为世界主导力量”。^⑦ 随后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指责俄罗斯“试图重建帝国势力范围”。^⑧ 这些认知显示美国意识到,其霸权不受挑战的后冷战时代正在被一个更加危险的大国竞争新时代所取代。^⑨ 保罗·桑德斯指出,“美国政府宣布大国竞争就意味着接受了势力范围

^① Robert Kagan, “The United States Must Resist a Return to Spheres of Interest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rookings, February 19, 2015,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5/02/19/the-united-states-must-resist-a-return-to-spheres-of-interest-in-the-international-system/>; Jeremy Shapiro, “Defending the Defensible: The Value of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U.S. Foreign Policy”, Brookings, March 11, 2015,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5/03/11/defending-the-defensible-the-value-of-spheres-of-influence-in-u-s-foreign-policy/>.

^② Graham Allison, “The New Spheres of Influence”, *Foreign Affairs*, Vol.99, No.2, 2020, pp.30-40; Hal Brands, “Don’t Let Great Powers Carve Up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April 20,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4-20/dont-let-great-powers-carve-world>.

^③ “Debate: ‘Spheres of Influence’—A Reality to Be Faced or an Atavism to Be Rejected?” *Russia Matters*, March 5, 2020, <https://www.russiamatters.org/node/18240>.

^④ “Spheres of Influence: Outdated Relic or Renewed Reality?” *Atlantic Council*, April 8, 2020,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event/spheres-of-influence-outdated-relic-or-renewed-reality/>.

^⑤ “China’s Power: Up for Debate 2021—Debate 4: China’s Sphere of Influence in the Indo-Pacific”, *CSIS*, December 17, 2021, <https://www.csis.org/events/chinas-power-debate-2021-debate-4-chinas-sphere-influence-indo-pacific>.

^⑥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p.27.

^⑦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2022, pp.11, 23.

^⑧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ctober 2022, p.5.

^⑨ Elbridge A. Colby and A. Wess Mitchell, “The Age of Great-Power Competition”, *Foreign Affairs*, Vol.99, No.1, 2020, pp.118-130.

和美国实力的局限性”。^①

从根本上讲,美国战略界对“势力范围”的讨论与美国绝对优势下降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此,本文以2001—2022年间美国与主要国家

和地区间的相对实力变化为背景,^②以同期美国8家主流智库网站有关“Spheres of Influence”(势力范围)的文章数量为对比,^③通过同步统计可以发现这种明显的相关性,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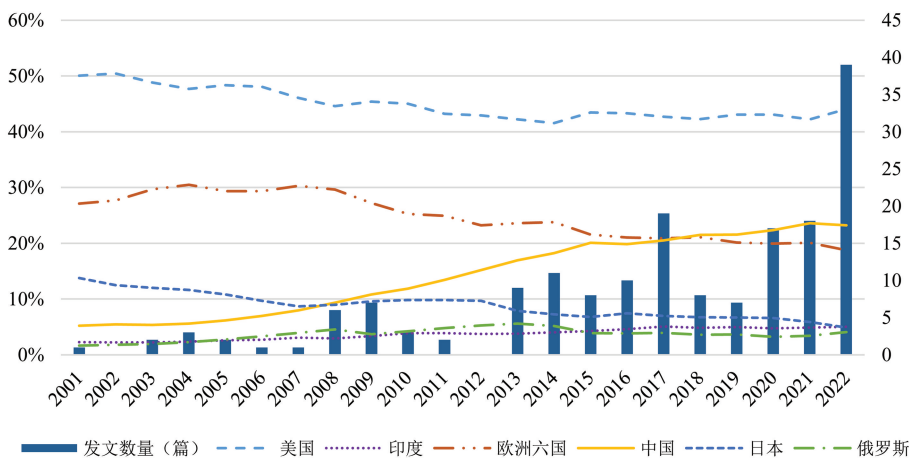


图1 2001—2022年主要大国和地区相对实力对比变化与美国八大智库关于“势力范围”主题发文数量

数据来源:“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23, IMF,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3/April>;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SIPRI, <https://milex.sipri.org/sipri>, 访问时间:2023年7月6日。

美国政府对“大国战略竞争”氛围的强化助推了其战略界对“势力范围”的讨论,而近年来的地区冲突和新冠疫情等国际事件也加剧了美国对国际影响力的焦虑。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和2022年俄乌冲突后,从“势力范围”的棱镜去解读这些事件的文章数量出现了明显增长。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快速控制疫情实现复工复产,在吸引世界投资的同时向包括美欧在内的全世界提供大量急需的防疫物资和各类所需商品,引发了美国对中国运用所谓“疫苗外交”扩大影响的担忧。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进一步强化了“势力范围”的讨论。

总体来讲,美国战略界关于势力范围的讨论有着复杂的国内外背景,其相关度和背后的机制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论证,但对势力范围的关注热度与美国相对实力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战略焦虑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关联。

^① Paul Saunders, “US Embrace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lso Means Contending with Spheres of Influence”, *Russia Matters*, February 13, 2020, <https://www.russiamatters.org/analysis/us-embrace-great-power-competition-also-means-contending-spheres-influence>.

^② 虽然国内外对准确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指标体系还存在不少争议,但经济规模(GDP)和军费支出肯定是其中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通过对一段时间内同一口径下相关国家经济规模和军费支出相对变化的比较,可以看到相关国家相对实力的变化趋势。在此,本文以2001—2022年间美国、中国、欧洲六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六个主要力量的经济规模和军费为基础,分别按照60%和40%的权重估算其综合实力,根据其占比变化可以衡量其相对实力的变化轨迹。各方军费数据来自于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数据库(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经济数据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③ 本文选取了8家美国主流智库,分别是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基金会、外交关系协会、兰德公司、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凯托研究所、威尔逊中心、大西洋理事会,对其2001—2022年间文章搜索“spheres of influence”关键词,剔除无关文章,共得到174篇文章。

二、当前美国战略界关于“势力范围”讨论的主要议题

当前,美国战略界关于“势力范围”的讨论主要包括“势力范围是否符合美国外交传统”“美国是否应遵循势力范围逻辑”“势力范围能否带来和平与稳定”“如何对待中俄的国际影响力”等议题。

2.1 势力范围是否符合美国外交传统

赞同者认为,势力范围是美国外交传统。杰里米·夏皮罗认为自由国际秩序是“被强加的”,具有“内在道德感染力”的自由主义理念并不是长期影响美国外交实践的概念,而是美国在没有竞争对手时期的“新想法”。实际上,势力范围在美国历史上拥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门罗主义”就是要将美洲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①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相对于其邻国有不成比例的权力优势,就能够胁迫该国,这是二战后每一位美国总统都认可的“简单事实”。冷战后不承认的原因是整个世界实质上都成为了美国的势力范围,原本分属不同大国的多个势力范围被压倒性的美国霸权“合而为一”。^②保罗·桑德斯指出,“雅尔塔会议”是美国势力范围外交传统的例证。他也认为美国在冷战后拒绝势力范围是因为缺乏一个能够建立势力范围对手。当新的大国出现时,势力范围就成为美国今天不得不面对的现实。^③美国智库米塞斯研究所(Mises Institute)执行编辑瑞安·麦克马肯(Ryan McMaken)直言不讳:“是的,美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很大!”他认为地区霸主控制缓冲地带,扩大地理边界,是“自然”且“合法”的事。美国也毫不例外地在全球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专家和官员拒绝势力范围,要么是对美国自身的势力范围理解错误,要么就是在撒谎。^④

反对者认为,势力范围与美国外交传统相悖。约翰·赫布斯特认为,以冷战事例证明美国具有势力范围外交传统是有违历史的。美国

对苏联控制地区的默认是出于“现实利益”考量,不是对势力范围的留恋。^⑤罗伯特·卡根认为,“势力范围”与美国“反对领土侵略”的重要原则、公平竞争的理想主义和建立在“规则”之上的国际秩序相违背。^⑥哈尔·布兰兹指出,势力范围与美国外交传统的关键原则和二战后苦心经营的国际秩序并不兼容。^⑦他认为,美国自独立以来的大部分外交政策都是要阻止敌对大国建立势力范围,后者不仅与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和“例外论”相悖,还威胁美国的安全、贸易和投资,反对势力范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美国的目标是要超越势力范围陈腐的权力平衡方式,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国际关系体系。^⑧

2.2 美国是否应遵循势力范围逻辑

杰里米·夏皮罗认为美国应当遵循势力范围逻辑。接受大国的势力范围能让其他大国更有安全感,并增强它们在自由世界秩序中进行

^① Jeremy Shapiro, “Defending the Defensible: The Value of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U.S. Foreign Policy”, Brookings, March 11, 2015,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5/03/11/defending-the-defensible-the-value-of-spheres-of-influence-in-u-s-foreign-policy/>.

^② Graham Allison, “The New Spheres of Influence”, *Foreign Affairs*, Vol.99, No.2, 2020, pp.30-40.

^③ Paul Saunders, “US Embrace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lso Means Contending with Spheres of Influence”, *Russia Matters*, February 13, 2020, <https://www.russiamatters.org/analysis/us-embrace-great-power-competition-also-means-contending-spheres-influence>.

^④ Ryan McMaken, “Yes, the US Has Its Own ‘Sphere of Influence.’ And It’s Huge”, *Mises Institute*, March 7, 2022, <https://mises.org/wire/yes-us-has-its-own-sphere-influence-and-its-huge>.

^⑤ “Spheres of Influence: Outdated Relic or Renewed Reality?” *Atlantic Council*, April 8, 2020,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event/spheres-of-influence-outdated-relic-or-renewed-reality/>.

^⑥ Robert Kagan, “The United States Must Resist a Return to Spheres of Interest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rookings*, February 19, 2015,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5/02/19/the-united-states-must-resist-a-return-to-spheres-of-interest-in-the-international-system/>.

^⑦ Hal Brands and Charles Edel, “The Disharmony of the Spheres”, *Commentary*, January, 2018, pp.20-21.

^⑧ Hal Brands, “Don’t Let Great Powers Carve Up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April 20,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4-20/dont-let-great-powers-carve-up-world>.

合作的意愿。虽然大国永远不会满足,也不会停止扩张势力范围,但是美国仍然保有它们安全感的控制权,因此有能力在自由世界秩序中容纳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① 保罗·桑德斯指出,随着其他大国的兴起,它们在某些地区的利益、能力和意愿可能比美国更强,美国不能单方面决定所有地区的事态发展,必须诚实地认识到自身权力的局限性,寻找不同于以往的政策方法。^② 艾利森认为,美国不应为其他大国势力范围内的所有国家或人民而战,这将使美国承担与一个核大国开战的风险。^③ 美国国土安全电磁脉冲(EMP)工作组国家业务副主任大卫·派恩(David T. Pyne)提出,为避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拜登政府应承认俄罗斯在前苏联地区的势力范围,满足其切身利益,从而维持类似新“雅尔塔体系”的大国和平。^④

与之相对,史蒂文·皮弗认为美国不应当遵循势力范围逻辑。接受一个大国建立势力范围的世界,意味着拒绝对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国家提供援助,从而使其失去自由追求自身偏好和加入北约的权利。他强调,虽然俄罗斯对后苏联范围内的国家施加强大影响,但并不意味着乌克兰等小国就应该被剥夺制定内外政策的权利。如果美国对乌克兰问题坐视不管,将会导致其他盟友安全感大大降低。为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世界,美国应对大国建立势力范围的行为进行斗争。^⑤ 哈尔·布兰兹指出,一旦美国遵循势力范围逻辑,不仅会阻碍美国大力推广民主进程,还会进一步激化部分地区的政治危机和冲突,并使美国在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受损,特别是在经济最为活跃的亚洲处于严重劣势。^⑥ 罗伯特·卡根也认为,美国必须明确表示不会接受遵循势力范围逻辑的世界秩序,因为它将带来“侵略”和“失控”。^⑦ 凯特·马林森(Kate Mallinson)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需要获得势力范围的想法是错误的,这是一种新殖民主义世界观。俄罗斯无权在其他主权国家领土上拥有势力范围,无权违背邻国意志,接受小国在外交政策中的代理权。^⑧

与上述双方不同,约翰·赫布斯特认为史蒂文·皮弗运用概念不正确,而格雷厄姆·艾利森和保罗·桑德斯在大国竞争中站到了错误的立场一边,他认为,在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重点应尽最大努力削弱对手,打击对手建立势力范围的企图。但制定外交政策需要了解大国的能力和意图,更要了解具体的实际情况。他反驳了艾利森提出的美国不挑战大国势力范围的观点,认为大国并不总是会在与邻国的冲突中获胜,也不注定要在邻国施加影响力,大国必然遵循势力范围逻辑是不成立的。美国是否遵循

① Jeremy Shapiro, "Defending the Defensible: The Value of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U.S. Foreign Policy", Brookings, March 11, 2015,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5/03/11/defending-the-defensible-the-value-of-spheres-of-influence-in-us-foreign-policy/>.

② Paul Saunders, "US Embrace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lso Means Contending with Spheres of Influence", Russia Matters, February 13, 2020, <https://www.russiamatters.org/analysis/us-embrace-great-power-competition-also-means-contending-spheres-influence>.

③ "Spheres of Influence: Outdated Relic or Renewed Reality?" Atlantic Council, April 8, 2020,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event/spheres-of-influence-outdated-relic-or-renewed-reality/>.

④ David T. Pyne, "To Counter Russia and China, Make 'Spheres of Influence' Great Aga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11, 2021,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ounter-russia-and-china-make-%E2%80%98spheres-of-influence%E2%80%99-great-again-194982>; David T. Pyne, "Negotiate Peace With Russia to Prevent War Over Ukraine", 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uary 1, 2022,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negotiate-peace-russia-prevent-war-over-ukraine-198738>.

⑤ Steven Pifer, "Contending With—Not Accepting—Spheres of Influence", Russia Matters, March 5, 2020, <https://www.russiamatters.org/analysis/contending-not-accepting-spheres-influence>.

⑥ Hal Brands, "Don't Let Great Powers Carve Up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April 20,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4-20/dont-let-great-powers-carve-world>.

⑦ Robert Kagan, "The United States must resist a return to spheres of interest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rookings, February 19, 2015,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5/02/19/the-united-states-must-resist-a-return-to-spheres-of-interest-in-the-international-system/>.

⑧ Kate Mallinson, "Myth 07: 'Russia is Entitled to a Defensive Perimeter—A Sphere Of 'Privileged Interests' Including The Territory of Other States'", in "Myths and Misconceptions in The Debate on Russia: How They Affect Western Policy, and What Can be Done", Chatham House, May 13, 2021,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1/05/myths-and-misconceptions-debate-russia/myth-07-russia-entitled-defensive-perimeter-sphere>.

势力范围逻辑应符合其国家利益的现实性。^①埃文·雷斯尼克(Evan N. Resnick)认为美国是否遵循势力范围逻辑受到国家意识形态距离影响。他根据“修正的意识形态距离理论”(MIDT)推断,美国在短期内将极力反对将意识形态“同质”的小国让与意识形态“异质”的大国,即不遵循势力范围逻辑。如果这个小国在意识形态上是“异质”的,那么美国将在竞争大国势力范围破裂之后延迟和削弱与这个小国的长期合作,即遵循势力范围逻辑。^②

2.3 势力范围能否带来和平与稳定

杰里米·夏皮罗认为势力范围能够带来和平与稳定。他指出,在当今世界,武力征服的成本高,回报低。大国只有在感受到威胁时才诉诸武力,势力范围会帮助其增加自豪感和安全感。“没有什么比一个无法维持的‘势力范围’更能破坏稳定了”。美国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他大国的不安全感,当试图剥夺崛起大国认为自己应得的东西时,冲突才是不可避免的。^③格雷厄姆·艾利森非常赞同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观点,“不在对方公认的势力范围内进行军事干涉”是避免美苏冲突的默契原则。^④艾利森等学者认为,通过划分势力范围界限,竞争双方可以建立起清晰的分界线,明确权属,减少纠纷。同时,通过在新兴大国边界上建立一个缓冲地带,可以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⑤

与之相对,另一些学者指出,历史上大国对势力范围的争夺往往导致冲突。罗伯特·卡根认为,历史上大国之间的战争往往始于彼此势力范围交叠的缓冲地带之间。大国都会为扩大势力范围制造出理由,从而对其他大国形成威胁并激起敌意。当其他大国耐心耗尽时,“大国战争”将不可避免。^⑥哈尔·布兰兹以冷战为例指出,即使美苏两国未曾直接开战,也未能阻止双方在第三世界的激烈竞争,其中不乏严重冲突和核危机。将势力范围视为和平模式的观点主要是基于一个未经验证的假设,即“修正主义大国”建立势力范围主要是由不安全感驱动的,

其需求有限且容易被满足,建立势力范围可以形成持久稳定的均衡状态。然而,这一假设并不必然成立。向一个“修正主义大国”让出势力范围不会让其满足,只会使其增加欲望,挑衅稳定秩序。^⑦

相对于上述对立观点,保罗·桑德斯认为,美国不应公开支持势力范围,这样会使得争议地区国家领导人认为美国已经放弃了他们,转而寻求与美国对手和解。但同时呼吁美国不要否认其他大国的利益,制定政策时要将它们考虑在内。否则,会导致代价高昂的冲突。为了维持和平与稳定,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必须接受大国竞争的“深层含义”,包括势力范围,谨慎地意识到美国权力的局限性,针对竞争对手

^① “Spheres of Influence: Outdated Relic or Renewed Reality?” Atlantic Council, April 8, 2020,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event/spheres-of-influence-outdated-relic-or-renewed-reality/>.

^② Evan N. Resnick, “Ideologies, and Great Power Spheres of Influ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8, No. 3, 2022, pp.563-588.

^③ Jeremy Shapiro, “Defending the Defensible: The Value of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U.S. Foreign Policy”, Brookings, March 11, 2015,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5/03/11/defending-the-defensible-the-value-of-spheres-of-influence-in-u-s-foreign-policy/>.

^④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41. 转引自[美]格雷厄姆·艾利森著,陈定定、傅强译:《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73页。

^⑤ Graham Allison, “The New Spheres of Influence”, *Foreign Affairs*, Vol.99, No.2, 2020, pp.30-40; Peter Beinart, “America Needs an Entirely New Foreign Policy for the Trump Age”, *The Atlantic*, September 16, 2018,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18/09/shield-of-the-republic-a-democratic-foreign-policy-for-the-trump-age/570010/>; John J.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Foreign Affairs*, Vol.93, No.5, 2004, pp.77-89; Michael Lind, “Blocpolitik”,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ne 18, 2017,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blocpolitik-21208>.

^⑥ Robert Kagan, “The United States Must Resist a Return to Spheres of Interest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rookings, February 19, 2015,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5/02/19/the-united-states-must-resist-a-return-to-spheres-of-interest-in-the-international-system/>.

^⑦ Hal Brands, “Don’t Let Great Powers Carve Up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April 20,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4-20/dont-let-great-powers-carve-up-world>.

制定竞争战略的重要性,注重发挥盟友的作用。^① 埃文·雷斯尼克肯定势力范围在稳定大国关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在当今美国与中俄的关系中,势力范围往往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当大国错将意识形态因素凌驾于地缘政治因素之上时,不仅可能增加大国卷入大规模战争的风险,其既有势力范围也可能被颠覆。^②

2.4 如何对待中俄的国际影响力

一些学者认为中俄的国际影响力已经形成势力范围。杰里米·夏皮罗认为,随着相对实力的增长,中俄开始反对美国强加给它们的秩序,这是自然的。^③ 格雷厄姆·艾利森指出,国际权力格局在21世纪前20年里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在亚洲,经济力量平衡明显向中国倾斜,中国的军事开支和军事能力也取得长足进步。在印太地区,中国正在利用自己的力量塑造和改变其他国家的行为,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作为一个核大国,俄罗斯在军备制造方面的实力雄厚,并且已经在车臣、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叙利亚等热点地区检验过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因此,中俄两国形成“势力范围”已经是“既成事实”。^④

与之相对,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俄的国际影响力还不足以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势力范围”。哈尔·布兰兹也认为中俄国际影响力提升不可避免地对美国构成挑战,但不必然形成新的势力范围。只要美国与北约联合抵制,俄罗斯就不会重建起真正有效的势力范围。当前,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可以发挥一定影响力,但在欧洲仍处于劣势,即便在有利于俄方的东欧地区,西方也一直在加强影响力和吸引力。对中国而言,要主导周边地区就必须大量投射军事力量,这是困难且昂贵的。即便拥有强大实力也很难主导西太平洋地区。该地区的许多国家都得到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支持,还有一些国家比如日本自身就是大国。美国协助他们提高军事投资可以阻止中国获得主导地位。^⑤ 约翰·赫布斯特认为美国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东盟的合作限制了中国在东南亚及其周边海域的扩张。而俄罗斯实际上是一个缺乏世界级经济水平的衰落

大国,美国通过与地区盟友的合作可以限制俄罗斯的扩张。^⑥ 保罗·桑德斯指出,中俄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是客观事实,但就势力范围概念本身而言,“影响力”不是支配,更不是控制。^⑦

相对于上述对立观点,蒂莫·基维马基(Timo Kivimäki)认为应当依据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界定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势力范围。为了解决俄乌冲突,西方可以接受俄罗斯的“防御性利益范围”(Sphere of Defensive Interests),拒绝接受俄罗斯的“政治性势力范围”(Political Sphere of Influence)。由于俄罗斯防御安全利益对于俄罗斯邻国更为重要,因此在俄乌冲突中更应关注俄罗斯的利益和影响力而非美国的。^⑧

综上所述,近年来美国战略界关于“势力范围”的争论主要围绕冷战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外交的反思而展开。从思想渊源来看,对待势

① Paul Saunders, "US Embrace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lso Means Contending with Spheres of Influence", *Russia Matters*, February 13, 2020, <https://www.russiamatters.org/analysis/us-embrace-great-power-competition-also-means-contending-spheres-influence>; Paul Saunders, "Acknowledging Policy Shortcomings is First Step to Solving America's Russia Problem", *Russia Matters*, March 12, 2020, <https://www.russiamatters.org/analysis/acknowledging-policy-shortcomings-first-step-solving-americas-russia-problem>.

② Evan N. Resnick, "What's Missing in the Debate Over Spheres of Influence", *Chatham House*, March 17, 2020, <https://americas.chathamhouse.org/article/whats-missing-in-the-debate-over-spheres-of-influence/>.

③ Jeremy Shapiro, "Defending the Defensible: The Value of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U.S. Foreign Policy", *Brookings*, March 11, 2015,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5/03/11/defending-the-defensible-the-value-of-spheres-of-influence-in-u-s-foreign-policy/>.

④ Graham Allison, "The New Spheres of Influence", *Foreign Affairs*, Vol.99, No.2, 2020, pp.30-40.

⑤ Hal Brands, "Don't Let Great Powers Carve Up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April 20,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4-20/dont-let-great-powers-carve-world>.

⑥ "Spheres of Influence: Outdated Relic or Renewed Reality?" *Atlantic Council*, April 8, 2020,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event/spheres-of-influence-outdated-relic-or-renewed-reality/>.

⑦ Paul Saunders, "US Embrace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lso Means Contending with Spheres of Influence", *Russia Matters*, February 13, 2020, <https://www.russiamatters.org/analysis/us-embrace-great-power-competition-also-means-contending-spheres-influence>.

⑧ Timo Kivimäki, "Russian Sphere of Influence: What is it? What Could It Be?" *The World Financial Review*, March 1, 2022, <https://worldfinancialreview.com/russian-sphere-of-influence-what-is-it-what-could-it-be/>.

力范围的不同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歧。一般而言,自由派反对势力范围的外交范式,而现实派则愿意接受势力范围的外交范式。

三、美国战略界关于“势力范围”讨论的主要特点、实质和规律

与过去相比,当前美国战略界关于“势力范围”的讨论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但从更长的时间来看,这些讨论再现了美国外交的实质和规律。

3.1 当前美国战略界关于“势力范围”讨论的主要特点

(1)从过程来看,现实派处于攻势,自由派处于守势。2020年,美国现实派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发表的《新势力范围——美国要学会尊重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对冷战结束以来自由国际主义的长期主导地位提出了挑战,迅速引发了美国战略界的广泛关注。随即,艾利森博士和持反对意见的自由派学者进行了两场视频辩论,掀起了美国战略界关注度的高潮。经过长时间的沉寂,美国现实派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提出了质疑。为应对美国霸权衰落后的世界,现实派在接受势力范围的同时,提出了美国应梳理盟友关系,从剪除不必要的盟友关系入手减少联盟义务,谨慎运用联盟更好地维护美国整体利益。

面对现实派的进攻,自由派主张维持既有政策立场,不需要做调整,呈现出一种防守态势来。他们认为,势力范围并不能带来和平稳定,反而是战争爆发的始发地。他们不接受美国霸权衰落的说法,强调自由民主的优越性,认为中俄两国受制于内外众多挑战,难以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势力范围,他们挑战的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清理盟友关系、停止兑付安全保障,会从根本上动摇盟友对美国的信心。美国要做的不是接受其他大国的影响,而是联合盟友维护自由国际秩序。

(2)从参与者的职业背景来看,自由派的影

响超过现实派。从表1可以看出,反对势力范围外交范式的自由派的履历较为丰富,大多兼具学者、外交、军队等职业履历,比如史蒂文·皮弗和约翰·赫布斯特是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大卫·史迪威是前美国驻华大使馆国防武官。而接受势力范围外交范式的现实派的职业背景大多只是学者,缺乏外交一线的实务经历。这并非偶然现象。随着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现实派主力人物逐渐老去,其规模和影响都不同程度地下降,艾利森作为少数知名的现实主义学者独挑大梁,应对自由派学者的反驳。老布什政府时期(1989—1993年)是美国现实派的高峰,此后美国三任总统都以推行美国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等自由主义议程为主要任务,现实主义的“势力范围”外交往往被视为绥靖主义的代名词。

与现实派相比,自由派不仅具有职业背景优势,还具有政治正确的加持,使其具有更大的政治社会影响。乌克兰危机爆发后,针对基辛格提出按照战前战线停战以避免战争扩大的主张,自由派进行了严厉的反驳,迫使基辛格不得不出调整 and 解释。^①

^① 2022年5月24日,基辛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呼吁,基于俄罗斯对欧洲平衡的重要性以及避免俄中结盟的需要,美西方不要冲动地寻求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羞耻失败”。为此,美西方应该让乌克兰接受现实,以2014年的实际控制线为基础进行谈判。基辛格的这一主张遭到了美国自由派的大力批判,不得不进行解释和调整,提出乌克兰可以加入北约,但反对以彻底打垮俄罗斯或回到2014年前的边界线作为谈判条件。其主张的背后依然是强调尊重对手核心利益以避免不必要冲突等现实主义原则。参见:Timothy Bella, “Kissinger Says Ukraine Should Cede Territory to Russia to End War”,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4,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2/05/24/henry-kissinger-ukraine-russia-territory-davos/>; Michael Rubin, “Henry Kissinger Is Wrong: Ukraine Should Get Russian Territory”, AEI, May 24, 2022, <https://www.aei.org/op-eds/henry-kissinger-is-wrong-ukraine-should-get-russian-territory/>; Jenni Reid, “Kissinger backs Ukraine’s NATO Membership, Says Russia Needs The Opportunity to Rejoin International System”, DAVOS WEF, January 17, 2023, <https://www.cnn.com/2023/01/17/russia-needs-opportunity-to-rejoin-an-international-system-kissinger-says.html>; “Kissinger’s Post-War Vision Puts Ukraine in NATO but Also Has an ‘Opening to Russia’”, Russia Matters, January 18, 2023, <https://www.russiamatters.org/blog/kissingers-post-war-vision-puts-ukraine-nato-also-has-opening-russia>.

表1 主要讨论者的职业背景与核心观点

	任职机构	学者姓名	职业背景			势力范围是否符合美国外交传统		美国是否应遵循势力范围逻辑		势力范围能否带来和平与稳定		美国如何看待中俄的国际影响力	
			学者	外交	军队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接受势力范围	布鲁金斯学会	杰里米·夏皮罗	●			●		●		●		●	
	哈佛大学 肯尼迪政府学院	格雷厄姆·艾利森	●		●	●		●		●		●	
	国家利益中心	保罗·桑德斯	●			●		●		○			●
反对势力范围	布鲁金斯学会	罗伯特·卡根	●	●			●		●		●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哈尔·布兰兹	●		●		●		●		●		●
	斯坦福大学	斯蒂芬·皮弗	●	●					●		●		
	东西方中心	大卫·史迪威	●	●	●								●
	大西洋理事会	约翰·赫布斯特	●	●	●		●		○				●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文本和视频资料自制。

说明:符号“●”代表“是”,符号“○”代表“折中观点”,空白栏代表“不是”或“未讨论”。

(3)从现实指向上来看,两派都指向与中俄的竞争。从理论上来看,现实派和自由派对待“势力范围”存在较大差距。作为一种学派思想,现实主义分析框架在解释俄乌冲突中具有重要价值,而作为一种政策立场,现实主义主张“克制”的辩论却饱受自由主义者的批评。^①但从现实来看,两派都指向与中俄的竞争。两派都认为,俄罗斯正试图恢复“前苏联空间”,导致地缘政治危机,破坏世界秩序。虽然与俄罗斯不同,但两派都认为中国正试图运用经济、军事和政治手段建立自己的地区影响,挑战地区秩序和安全。因此,现实派和自由派都认为中俄是“修正主义大国”,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如何应对中俄。现实派认为应当接受现实,利用大国间的势力范围阻隔纷争,从而避免直接冲突,在此基础上进行制衡。而自由派拒绝接受中俄两国的“势力范围”,认为妥协只会损害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刺激中俄两国的胃口,不断扩大“势力范围”,最终导致战争。

3.2 当前美国战略界关于“势力范围”讨论的实质和规律

(1)体现了美国自我中心主义的实质。作为美国外交的两种重要思想传统,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构成了其基本框架。不同时期外交政策的区别主要是两种思想政策的比重和结合方

式不同,不变的是如何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利益和地位。^②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势力范围的抵制主要是基于自身绝对优势的自信和对单极世界的追求,但对其他大国与自身势力范围的接触交往则非常警惕和抵制。

近年来,美国一再指责俄罗斯和中国试图建立或恢复“势力范围”。2008年格鲁吉亚危机爆发后,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多莉扎·赖斯和副总统拜登先后表示,美国不会承认并将抵制俄罗斯建立“势力范围”的企图。^③2021年5月6日,布林肯国务卿批评俄罗斯的“红线”言论,直言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势力范围。^④2014年克

^① Paul Poast, “A World of Power and Fear”, *Foreign Affairs*, June 15,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kraine/2022-06-15/world-power-and-fear>.

^② 即使是在以强调现实利益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也没有放弃自由主义的价值输出。参见:佟德志、林锦涛:“从自由到民主——美国外交理念的转向及其动因”,《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6期,第5页。

^③ Secretary Condoleezza Rice, “Secretary Rice Addresses U.S.–Russia Relations at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18, 2008, <https://2001-2009.state.gov/secretary/rm/2008/09/109954.htm>; “Biden, Saakashvili Meet in Munich”, *Civil.ge*, February 8, 2009, <https://old.civil.ge/eng/article.php?id=20393>.

^④ “U.S. Doesn’t Accept ‘Spheres of Influence,’ Blinken Says in Comments Aimed at Russia”, *RFE/RL*, May 6, 2021, <https://www.rferl.org/a/u-s-doesn-t-accept-spheres-of-influence-blinken-says-in-comments-aimed-at-russia/31241682.html>.

里米亚战争后,奥巴马总统在指责俄罗斯试图将乌克兰等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同时也表示,东亚的安全秩序不能以势力范围为基础。^①2017年,马蒂斯国防部长在访问日本时污蔑中国意图“恢复明王朝的册封体制,想把周边地区全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②2022年2月10日,布林肯在接受采访时说,“俄罗斯不能试图将势力范围的基本原则强加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③2022年5月26日,布林肯在演讲中声称,“中国公布了在印太地区建立‘势力范围’并成为世界领导的野心。”^④

然而,美国对他国与其传统势力范围的交往非常警惕和抵触。面对中国与拉美经贸交往的持续增长,蒂勒森国务卿在2018年拉美访问之行后盛赞“门罗主义”的同时警告各国提防中国的“帝国野心”,强调美国才是“他们首选的贸易伙伴”。^⑤2019年3月3日,特朗普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在回答“为何反对马杜罗政府”时辩称,美国政府并不介意使用“门罗主义”,因为委内瑞拉位于美国的半球。^⑥针对俄罗斯与马杜罗政府的合作,博尔顿警告到,“这是美国的半球,不是俄罗斯应该介入的地方”。^⑦

有鉴于此,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指出,美国坚称不接受“势力范围”原则是虚伪的。两百多年以来,美国一直践行“门罗主义”。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美国至少破坏或推翻了十几任政府。^⑧哈尔·布兰兹和查尔斯·埃德尔承认,一直以来,美国领导人都普遍反对将世界划分为相互竞争的势力范围,但努力将其其他势力从自己的势力范围排挤出去。^⑨

(2)体现了美国外交调整的周期性规律。正如很多人所发现的,美国外交政策往往随着其实力的相对变化而出现周期性调整。^⑩当具备绝对优势时,自由国际主义政策成为其主流,借此可以用低成本的非战争方式削弱其他大国的地区影响,扩大美国的利益和影响。反对“势力范围”成为兼具道德感召力和逻辑说服力的有效政策。当绝对优势下降时,现实主义政策上升,承认其他大国的客观影响是避免冲突的

必要选择。因此,主张注重外交手段和责任分

① 2014年6月4日,奥巴马总统在演讲中警告俄罗斯“帝国和势力范围的时代已经结束”,参见:Ian Traynor, “Obama and Merkel Warn of Tougher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Over Ukraine”, *The Guardian*, Jun 4,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jun/04/obama-russia-dark-tactics-ukraine>;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t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Barack Obama, November 15, 2014,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4/11/15/remarks-president-obama-university-queensland>.

② “日媒:美国新防长马蒂斯中国观里的‘明王朝模式’”, 观察者网,2017年2月9日, https://www.guancha.cn/america/2017_02_09_393425.shtml.

③ “Secretary Antony J. Blinken with Leigh Sales of ABC’s 730 Repor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10, 2022,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with-leigh-sales-of-abcs-730-report/>.

④ Antony J. Blinken,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26, 2022,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⑤ Robbie Gramer, “Tillerson Praises Monroe Doctrine, Warns Latin America of ‘Imperial’ Chinese Ambitions”,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2, 201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2/02/tillerson-praises-monroe-doctrine-warns-latin-america-off-imperial-chinese-ambitions-mexico-south-america-nafta-diplomacy-trump-trade-venezuela-maduro/#>.

⑥ Adam Taylor, “What is the Monroe Doctrine? John Bolton’s Justification for Trump’s Push against Maduro”,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4,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19/03/04/what-is-monroe-doctrine-john-boltons-justification-trumps-push-against-maduro/>.

⑦ Nahal Toosi, “Venezuela Becomes Trump’s Latest Proxy Battle with Russia”, *Politico*, May 1, 2019,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9/05/01/trump-venezuela-russia-1296784>.

⑧ Bernie Sanders, “The Guardian, We Must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Avoid An Enormously Destructive War in Ukraine”, February 8, 2022, <https://www.sanders.senate.gov/op-eds/we-must-do-everything-possible-to-avoid-an-enormously-destructive-war-in-ukraine/>.

⑨ Hal Brands and Charles Edel, “The Disharmony of the Spheres”, *Commentary*, January, 2018, pp.20-27.

⑩ 在20世纪60年代末,基辛格就明确指出美国外交的周期性表现及其原因,参见:[美]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等译:《白宫岁月》(第一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4、88页;美国学者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在2022年12月的《大西洋月刊》上也再次提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这种周期性摇摆,参见:George Packer, “A New Theory of American Power: The United States Can—and Must—Wield Its Power for Good”, *The Atlantic*, November 21, 2022,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2/12/american-foreign-policy-in-wartime/671899/>;国内一些学者也发现并分析了美国外交的这种周期模式。参见:杨鸿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钟摆交替”,《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4期,第28—40页;刘建华、张学朋:“扩张与收缩:论美国外交的周期性”,《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9期,第13—23页。

摊减少成本,调整盟友与伙伴体系制衡对手。

立国之初,美国不具备与欧洲列强进行全球争夺的实力,但为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提出了著名的“门罗主义”政策,阻止欧洲列强染指拉美。19世纪末,欧洲列强和日本在中国争夺的加紧,开始崛起的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自由主义政策,以挑战其他列强的势力范围。二战后确立的雅尔塔体系基本上就是按照战胜国(主要是美苏)的实力对比进行的势力范围划分。由于无法通过战争直接打垮苏联,美国不得不接受“势力范围”的基本原则。为此,一方面对苏联在东欧的影响保持一定程度的默认,另一方面对苏联进入拉美等自身势力范围进行坚决反击,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是其典型案例。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华约解散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自由国际主义迅速上升为美国外交的主流。“美国治下的和平”意味着此时全球都成为了美国的势力范围。作为该秩序的规则制定者,美国将任何潜在竞争者都称为“修正主义者”,将其对外交往污蔑为建立“势力范围”的企图并加以反对。

面对当前美国绝对优势的下降,美国战略界关于势力范围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关于美国是否应该进行战略收缩以及如何进行战略收缩的讨论。自由派幻想美国能恢复领导力并维持在欧亚大陆两端的控制,反对承认中俄的地区影响。而现实派则从现实出发,希望借助势力范围外交范式减少成本和风险,并通过大国制衡对手。虽然在这次讨论中,反对势力范围的自由派在职业履历和地位影响方面占有相对优势,但主张势力范围的现实派处于攻势,这种态势消长对美国外交的未来走向具有值得关注的参考意义。

四、美国战略界讨论“势力范围”的政策预示及中国的对策思考

基于美国外交决策的模式和过程,战略界对重大议题的讨论往往是其战略调整的前奏。

在经历了冷战后自由主义的长期主导后,当前这场讨论展现了美国外交重心向现实主义回流的逻辑以及对华政策的趋向。

4.1 美国战略界讨论“势力范围”的政策预示

(1) 战略收缩将成为美国未来一段时间对外战略的总体基调。作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综合理论,“霸权稳定论”为美国霸权提供了合理性逻辑支持而广受其战略界的青睐。该理论认为,美国霸权不仅促进了自身利益,而且为所有国家都能受益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保障。但当自身实力下降时,霸权国家需要减少自身负担,阻滞对手的崛起。在此,战略收缩既可能是全球战略部署的收缩,也可能是对国际承诺的收缩,或二者兼而有之。

支持势力范围外交范式的现实派基于美国绝对优势的下降提出进行必要的战略收缩,减少自由国际主义的成本,避免军事冲突和战略透支。反对势力范围外交范式的自由派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指出,中俄等竞争对手利用自由国际秩序的开放性发展自身,应当对以前的自由国际战略进行收缩,支持“脱钩断链”。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到拜登政府的所谓“谦逊外交”,尽管存在程度和方式的差异,但减少国际负担,进行战略收缩是三任总统共同的调整方向。拜登政府2022年10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宣称,后冷战国际秩序使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全球所有国家获益匪浅,但这个时代已彻底结束,美国不寻求按照自己的模式重塑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宣誓意味着美国战略界对冷战后自由国际主义的反思变成了政策共识,推行自由国际秩序不再是美国的首要目标。与此同时,该报告提出要从中东、欧洲等地进行战略收缩,以确保在印太地区的主导权。^① 在这种认知和政策转向下,“逆全球化”不再只是转嫁国内矛盾的权宜之计,还是美国减少其霸权成本避免透支的必要之举,更是阻滞中俄等其他大国崛起的主动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2022, pp.6, 8, 37-42.

行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报告显示,近年来三分之二的违规都是由美国引起的,包括美国对中国等发起的贸易战。

(2) 联盟封控与反联盟分化将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主要方式。从维护霸权的方式来看,自由主义更倾向于制度,而现实主义更注重联盟,这两种方式与超强实力构成了美国霸权相互为用的三大力量支柱。在自身实力的绝对优势下降而制度成本上升的趋势下,美国将更加倚重联盟和反联盟方式。借此在分担自身成本的同时,强化对中国等竞争对手的集体封控和分化制衡。

当前,美国利用其在市场、科技和安全方面的优势,威逼利诱其他国家进行“选边站”,力图编织一个以动态性的议题联盟、扩大化的组织联盟和领域性的专业联盟相互配合的制华遏华联盟体系。^① 美国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将建立广泛的联盟与伙伴网络作为对华战略框架的重要内容,不仅要联合价值观相同的西方阵营,还要联合那些与美国观点不同的国家,建立所谓的“包容性联盟”,并创新跨区战略进行协调整合。^②

在现实派看来,美国的长期利益是要维持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力量均势。^③ 虽然北约东扩有助于使俄罗斯与欧洲相互制衡,并孤立俄罗斯,但过分挤压俄罗斯,不仅将促进其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不利于集中力量应对中国这个更大的挑战,甚至还可能导致危险的核战争。因此,派恩和艾利森等现实派提出应在乌克兰问题上与俄罗斯达成妥协,避免将其进一步推向中国,避免引发核战争。^④

(3) 综合意识形态攻击成为对华战略竞争的抓手。如何应对中国国际影响的上升是美国此次讨论的重要目标。为动员尽可能多的国内外共识和资源,需要通过意识形态攻击塑造和强化对手的负面形象。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视为所谓集威权治理和修正主义外交政策于一身的大国。^⑤ 其中,“威权”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击,“修正主义”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击,这种战略定位意味

着美国不仅将继续利用自由主义价值观攻击中国的体制机制和内外政策,还将以支持所谓独立自主反对中国建立“势力范围”企图的借口阻止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合作。

尽管自由国际主义受到挑战,但鉴于自由主义在美国根深蒂固的影响及其利用价值,美国不会放弃这一思想工具。自由派拒绝接受中国国际影响的理由不仅来自于价值观差异,还来自于对势力范围的抵制。美国政府一再宣称,中国的崛起对西方的民主自由构成挑战,与中国的竞争是所谓“民主与威权的斗争”,借此动员西方阵营。为遏制中国经济科技的快速增长,美国借此提出建立所谓的“民主科技联盟”,制定全球技术、经济和贸易交往规则,企图通过“脱钩断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产业链和工业链之外。与此同时,从现实主义出发,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合作视为建立“势力范围”的企图,污蔑中国试图恢复过去的“朝贡体系”,将新殖民主义、扩张主义和“胁迫外交”等恶名强加给中国,试图引发相关国家对中国的集体恐惧和抵制,破坏中国的国际合作环境。

① 阮建平、邓凯帆、王佳敏,“中国应对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对策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3期,第154-159页。

②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2022, pp.16-17.

③ 早在二战后期,美国地缘政治大师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就强调,美国的地缘战略目标就是不允许在欧亚大陆上出现具有主导性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参见:[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俞海杰译:《和平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4-45页;冷战结束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重申了这一原则,参见:[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页。

④ Graham Allison, “The New Spheres of Influence”, *Foreign Affairs*, Vol. 99, No. 2, 2020, pp. 30-40; David T. Pyne, “To Counter Russia and China, Make ‘Spheres of Influence’ Great Aga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11, 2021,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ounter-russia-and-china-make-%E2%80%9998spheres-influence%E2%80%9999-great-again-194982>; David T. Pyne, “Negotiate Peace With Russia to Prevent War Over Ukraine”, *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uary 1, 2022,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negotiate-peace-russia-prevent-war-over-ukraine-198738>.

⑤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2022, p.8.

4.2 中国的对策思考

(1)以平等合作超越美国的话语陷阱。美国对中国建立“势力范围”的指责隐含了一套话语陷阱,使中国要么陷入国际道义的被动地位(自由主义的视角),要么成为美国制衡的合理对象(现实主义的视角)。与自由派对势力范围的价值反对不同,现实派将大国均势与协调作为维护一个有利的稳定状态的主要方式。但这一逻辑的背后是权力政治的实质,暗含了自身主导地位及其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将任何新兴国家的崛起视为对既有秩序的挑战或扩大“势力范围”的企图而应受到遏制,^①归根到底是如何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

对于长期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和干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建立“势力范围”是与恃强凌弱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密切相连的政策做法,为此进行的大国争夺更会导致殃及众多国家的战争,因而受到广泛的反感和抵制。美国在对自身霸权衰落的担忧下,将中国视为如同美国一样行事的国家,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正常合作视为“安全威胁”和建立“势力范围”的企图,意在离间中外交往。^②作为一个曾经长期遭受西方侵略瓜分且至今依然受到其打压的发展中国家,“势力范围”对中国而言意味着“百年屈辱”。^③因此,中国不仅自己不会去建立任何“势力范围”,也坚决反对任何国家这样做。^④与西方通过对外扩张建立势力范围不同,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新道路,通过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一个日益强大且自信的中国没有理由寻求“势力范围”,破坏和平崛起道路。那些所谓的“势力范围”,不是中国该去填补的权力真空,而更像是危险的陷阱。^⑤与炒作“中国威胁论”的西方人士无异,其遵循势力范围逻辑的最终意图在于将中国塑造成为自己和其他国家的敌人。^⑥有西方学者指出,“中国领导人从未明确发表过建立‘势力范围’的声明,美国政府的错误描述只是为了夸大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⑦总之,无论是以“恢复朝贡体系”为名指责中国试图恢复“势力范围”,

还是提出各种“大国协调”的构想,实际上是要将中国与大多数国家对立起来。

(2)以开放共赢打破美国的联盟封控。对当今世界的所有国家而言,闭关锁国,死路一条。只有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市场才能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面对美国的联盟封控,中国应继续坚持开放共赢的对外战略,扩大新时期的国际统一战线。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对于第三方国家而言,中美适度竞争虽然有助于获得“第三方机会”,但如果中美竞争激化,他们将面临“第三方风险”。在中国并没有对这些国家的利益构成任何现实威胁,反而带来更多合作收益的情况下,美国仅靠渲染

^① Andrew Latham, “Spheres of influence are back (whether US policymakers accept it or not)”, *The Hill*, January 27, 2022, <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591599-spheres-of-influence-are-back-whether-us-policymakers-accept-it-or-not/>; Andrew Latham,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a Multipolar World”, *Defense Priorities*, September 26, 2022, <https://www.defensepriorities.org/explainers/spheres-of-influence-in-a-multipolar-world/>; Chas W. Freeman, Jr., “About Spheres of Influence”, March, 2022, <https://chasfreeman.net/about-spheres-of-influence/>.

^② Sasha Davis, “The Myth of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Region”, *The Diplomat*, September 29, 2021,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9/the-myth-of-spheres-of-influence-in-the-pacific-region/>.

^③ Da Wei, “Security Concerns are Reasonable, Spheres of Influence are No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45, No.2, 2022, p. 94.

^④ 面对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中国领导人和政府不断重申走和平发展道路、反对“势力范围”的外交政策。参见: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2版;习近平:“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1年4月21日,第2版;“《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2019年7月24日, http://www.mod.gov.cn/regulatory/2019-07/24/content_4846424.htm.

^⑤ Zhou Bo, “A Stronger China Has no Reason to Seek a Sphere of Influence Even As US Power Wan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6, 2020, <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3108284/stronger-china-has-no-reason-look-for-sphere-of-influence-even-us-power>.

^⑥ Ding Gang, “The World Must Move Past ‘Spheres of Influence’”, *Global Times*, July 20, 2022,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207/1270990.shtml>.

^⑦ Michael D. Swaine, “Inflating China’s Threat Risks Disaster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 15, 2022,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inflating-china%E2%80%99s-threat-risks-disaster-united-states-203570>.

“中国威胁”并不足以吸引大多数第三方国家的追随,必须通过持续让利提供足以替代中国机会的资源空间。在中国日益崛起并成为包括美国大部分盟友在内的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最大贸易伙伴的情况下,美国提供这种替代机会的成本很高。如果提供,又可能引发美国的战略透支。退一步来讲,即使美国愿意提供,作为第三方的大多数国家也未必会追随美国与中国“脱钩”。对这些国家而言,确保国际经济交往的稳定是维护国内社会稳定、政治合法性和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

从根本上讲,“势力范围”不仅意味着一个国家对于另一个国家内政外交走向的控制性影响,还意味着对其他国家与该国交往的排他性影响。中国与任何国家的合作都是在自愿平等基础上进行的,没有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既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也不阻止该国与任何第三方的合作,即“结伴而不结盟”的开放合作,以互利共赢为目标,与西方的势力范围外交有着根本的区别。正如一些国外学者所指出的,中国与很多国家的投资合作并非是要建立“势力范围”的行动。^①因此,不能因为美国的指责就缩手缩脚,而应理直气壮地继续与俄罗斯、美国及其所谓势力范围内的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进行交往合作。

(3)以主动作为推进全球治理改革。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离不开中国。在全球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时代,美国的“逆全球化”做法不仅损害自身利益,还可能导致全球系统性风险,危及所有国家。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挑战,推进全球治理改革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当今世界的时代需要。在此,每个国家都应承担相应的合作义务,尤其是大国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存在代表性不足、权利不平衡、治理机制碎片化甚至相互冲突等问题,导致其治理效能低下,严重制约了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安全。在美国推行“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主动作为,不仅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和“亚投行”等提供更多国际

公共产品,还积极推进全球治理改革,为应对共同挑战承担责任。在此,中国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发挥作用,扩大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影响力,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②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为处于十字路口的当今世界提供了通往理想未来的重要遵循。

归根到底,中国与各国的交往是基于各自利益需要独立自主做出的,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开放合作,最终促进共同发展。中国主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不是建立“势力范围”的企图,而是为世界和平、安全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的体现。国际社会对中国言行的积极响应不是中国建立“势力范围”的结果,而是对中国贡献国际公共产品的欢迎。

编辑 邓文科

^① Sasha Davis, “The Myth of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Region”, *The Diplomat*, September 29, 2021,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9/the-myth-of-spheres-of-influence-in-the-pacific-region/>; Daniel Larison, “It’s Wrong to Think of the South Pacific as a US Sphere of Influence”, *Common Dreams*, April 24, 2022, <https://www.commondreams.org/views/2022/04/24/its-wrong-think-south-pacific-us-sphere-influence>.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Return or Adjustment: Debates on the Sphere of Influence in the U.S. Strategic Community

RUAN Jianping¹ LI Qi²

(1.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2.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Wuhan Municipal Committee (Wuhan Municipal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430023, China*)

Summary: Since the emerging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t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era of the post-Cold War, Sphere of Influence has once again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discussion for the U.S. strategic community in recent years. In the discussion, the realists advocate to confront the change in the power balance, emphasizing a prudent use of force with a reduction of unnecessary costs and risks, taking an advantage of alliance to check the rivals and split the basis for thei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Liberals insist on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ist diplomacy with a determinant resistance in the “expan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from China and Russia. An all-over isolation and confrontation will be at ready if remolding cannot be attain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discussion, the realists are on the offensive side while the liberals are on the defensive one. In the view of the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the liberals have a high leve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fluence, while in the respect of the significance of reality, both are aimed at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against China and Russia.

In a historical view, this discussion has embodied the cyclical adjustments in the U.S. foreign policies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power balance. Liberalism and realism have been the two major principles directing the U.S. foreign diplomatic policie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the structural. Since having an absolute advantage, the U.S. prefers a liberal foreign policy. Conversely, as the advantage declines, a realist foreign policy will be preferred. The discussion in this round has been triggered at large in this orient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d major events have intensified the relative discussion. Regardless of these considerations, the primary goal continues to be protecting the American overall realistic interests and its global dominance.

With the wind vane for the adjustment in the American diplomacy, the discussion has unfolded the change in the American diplomatic gravity and policy orientation toward China. The U.S. has seen the strategic contraction as a general tone for the American global strategy, constructing the alliance containment and alienation as the major way to compete against China and having comprehensive ideological attacks as the key hands.

In the respect of experience, Sphere of Influence mainly refers to the particular region in which a country has a dominating influence with the exclusion of other forces. However, China's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has been based on the respective independent interests with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through open cooperation with no exclusion of any third party. The positive respons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 China is sourced from China, but not a result from the Sphere of Influence. Faced with the pressure from the U.S., China should insist on equality and cooperation beyond its ideological discourse trap, openness and win-win strategy to break away from its alliance control and alienation, in its initiative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Key words: Spheres of Influence;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realists; liberals; the U.S. strategic community